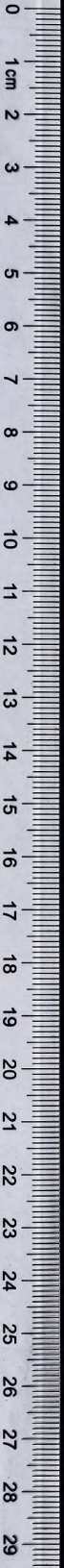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 302280122号 No. 8230

1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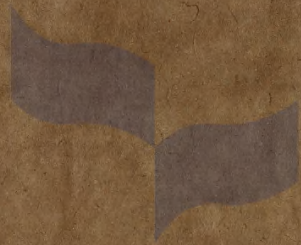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三垣筆記跋

映碧先生三垣筆記最為和平可以想見其宅心仁
恕當時多氣節之士雖於清議有功然亦多激成小
人之禍使皆如映碧先生者黨禍可消矣其中力為
宏光洗雪言其孿童季女之誣至於主立潞藩諸臣
皆絕不計及又言其仁慈勝而決斷少當時遺臣中
不沒其故君者有幾人歟於龔鼎孿直書其垣中之
過不少貶更人所不盡知也其中記甲申死難諸臣
有李國楨記乙酉死難諸臣有張捷楊維垣則失攷

三
地
身
言

全
品

也至鄭鄴一案當主黎洲先生之說而筆記所言太
過耳鄭全祖望謝山跋

浙江圖書館

增訂三垣筆記目次

卷一

九十則 原本八十一則 新增九則

卷二

九十五則 原本六十七則 新增二十八則

卷三

九十七則

卷四

七十九則 原本七十五則 新增四則



浙江圖書館

三垣筆記

目次

一

補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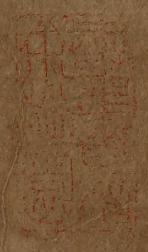
二十則 原本十二則 新增八則

附錄

八則 原本五則 新增三則

共三百八十九則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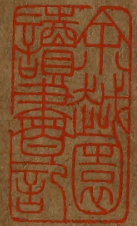


三垣筆記補

卷一

給諫張作楫為人樸訥入兵垣後止上三疏一議罰
二議處作楫歎曰不利如是且停封事耳及邊報奉
旨條陳作楫疏有提兵十萬逗留不前等語奉旨指
名時實無提兵十萬者知不免處遂糾總監高起潛
縱兵殃民並及司馬楊嗣昌帝怒甚至塗抹不絕至
皇上二字亦加大叉人謂必廷杖及回話疏上止
從重議處一時直聲動內外然初無意建言也

至字疑衍



清為甯波司李見庶常鄭鄴被參下獄時侍御王章
為鄴令鄴同邑也語次問極薄鄴清曰宗伯孫慎行
貴邑端人何獨善鄴章曰宗伯喜讀書左右數人無
不飽鄴賄每宗伯閱某書必馳報越數日往謁凡宗
伯帳中之祕鄴皆口誦如流宗伯因大服不知其陰
習也

庶常鄭鄴貪橫惟同年詞林黃道周偏信之清以問
鄴同里之賢者咸曰道周嘗寓鄴家渠阜帷瓦器事
事同荆素每宴坐必入詢母數四或饌或藥皆躬親

及道周與眷屬行鄆又奉母親送煦煦承顏黃太夫
人笑謂道周曰爾事我能如是乎舟發母先辭歸惟
鄆不忍別去作數日送一日忽愀然撫胷曰吾心痛
必家慈感疾曩恆如此須臾僮至果以母病告遂倉
皇歸或曰彼舟中母亦假一老嫗為之及處決旨下
猶神色不變徐整衣帽次第拜天與二親方就市時
監斬侍御盧世灌以他事東行馳騎召之往返幾二
十餘里鄆縛市曹待者踰時慘矣
考功蘄光先性刻每奉旨議處各官皆深文巧詆無

幸脫者時人謂吏部中有刑部及庶常鄭鄭處決責
科道不言一概議處光先看語有云皆為不鳴之寒
蟬孰是指佞之屈軼於是各降級有差

清司李甯波庶常鄭鄭已下獄及奉旨處決猶清署
刑垣前一日事耳帝以諸科道不早言俱令回話以
六垣人盡可言不專責刑垣也時五垣都諫升京卿
皆憚以為首處謂疏下刑垣宜刑垣為首清與同僚
給諫袁愷計曰若吾二人堅辭是小膽也甯以獨奏
自謝牛後之名無以首奏予人附驥之便遂不入五

垣疏另為一疏皆奉旨議處時先任都諫宋之普係
輔臣薛國觀年家子遂置守制奉差升任於不問止
處現任者清以署篆降二級餘皆分別帶降某侍御
奉差先一日離京遂免議又某侍御以服闋補官方
三日遂降二級

已上五條補入帝
處決五案條下

田弘遇挾貴妃寵恣行結納一日邀同郡臺省共飲
中堂陳設甚盛酒數巡肉數簋即止中席後掩門邀
余輩至後堂初以為酣飲及明燭捲簾則歌姬羅列
曲度新奇達旦方啟戶出後一二風流學士以不簡

三
聞予恥之不復再往

凡御史至會極門上疏必贈收本官銀三錢六科則

無惟裏疏大紙四張而已

已上二條補入帝
一日于宮中條下

副總兵楊德政疏請府添設守備縣添設把總且請

裁府之通判縣之主簿以其俸薪改給二官另募兵

聽練清謂國初止有衛所設官與軍今以積弛不可

用已添設流官民兵奈何又增此擾因言德政所謂

守備把總即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而所謂府州縣

之兵亦即衛所之軍宜敕撫巡道集指揮以下及于

上長官

罷布三字誤

應襲皆以比試比槍法擇其力托虎射飲羽者以當
守備把總等官至所謂兵則合軍與軍餘各簡弓馬
優長者以補而務精不務多其官上給以通判主簿
之俸薪其軍亦稍益以民壯之工食而祿與米銀仍
資之衛所原額足矣若不此之務而增官增兵則可
商有三欲取官于武科既罷布未充欲搜官于白衣
豈鑽穴無竇則官之可商一也欲聚兵于屯守而雞
犬本靜既恐下鄉之蠶漁欲集兵于台募而風鶴忽
傳豈盡效當關之虎豹則兵之可商二也欲資餉于

司農而三空四靜之餘既難為點金之應欲派餉于
閭閻而剝肉敲骨之餘豈能為炊石之供則餉之可
商三也夫創一事者計利必兼防害而慮遠乃可善
近倘餉猶未裕而遽言募兵則已設之官可以復罷
既聚之兵難以驟散存則駢指割則決瘤將奈何若
俯鑒臣議敕部酌行則官即為將軍即為兵糧即為
餉一舉而三善備矣疏上留中

此條補入侍御張孫
振巡按山西條下

固丞孫三杰先為吏垣以連參輔臣溫體仁謫轉今
官時輔臣薛國觀日與東林構而都諫劉安行曾先

任禮垣國觀都而安行左也國觀往閱卷曾駁舉人
曹某卷數語將題參安行以伊壻故力解於是三杰
疏發其事謂安行以囑處則國觀當以受囑處耳帝
見疏命取原卷進上下安行獄而以國觀先駁置不
問未幾三杰以他事為同里所牽國觀亦挾忿屢駁
竟鬱鬱卒於京

此條補入司馬陳
新甲入都條下

卷二

少宰沈惟炳居言路時以東林為魏璫削奪至是復
與輔臣吳甡左時甡以督師集兵未行惟炳疏請之

楚甦以事不先商相見時辭色甚峻惟炳遂劾甦迺
迺及甦罷謁清言此劾非得已因爾時家報至云武
昌陷不惟闔家飄零亦合城塗炭故憤痛交迫疏言
吳公早行必不至此耳時給諫陳泰來亦點綴數語
劾甦者兩人而已甦督師時給諫光時亨自請監軍
以甦不行止後又乞慰安惠藩差時應以此差行者
都諫沈允培也允培是歲應入春闈都諫曾應遴以
允培科資先已恐不行則已入闈無階陰唆給諫龔
鼎孳止時亨行遂已時亨失身闖賊若輩誤之也

帝召對推知俱以圈點為高下侍御蔣拱辰初得圈
自負必科然帝以巡方任重欲概置御史會有覲科
者謀之銓曹吳昌時昌時言于輔臣周延儒示意司
馬張國維於是薦候考推知十二人察視諸郡城守
謂已有巡按非科不可皆借題也拱辰以不得科有
怨言昌時復啖當路以拱辰監督臣趙光忭軍時督
臣范志完盡調重兵堵所守口而光忭諸守口甚疎
拱辰懼獲罪促光忭戰戰輒大敗昌時又致書光忭
勸以催戰罪拱辰光忭不從以書示拱辰合疏上聞

謂往日以不戰挫今以戰小挫未可深罪也會昌平
內官以大挫報帝怒時拱宸疑昌時嗾之故冒險發
通內諸款昌時激之也昌時慣通內每閣票一旨必
先知先是以衆論沸騰疏乞休擬票云吳昌時准回
籍調理病痊起用旨未下昌時已宣言於人謂已得
溫綸及與拱宸質御前拱宸幾屈維所糾昌時預聞
旨一款帝取原票閱之果是拱宸劾疏帝日置案上
親閱閱訖納袖不令內官見及旨下乃御票也往御
票諸疏真草相半此獨楷書止一畫帶草耳侍御黃

耳鼎亦有糾疏在拱宸先獨不下

已上二條補入首
輔周延儒既奉旨

放條
下

往給諫初入言路或糾劾或條陳見邸抄不絕至左
右給諫則漸是音矣都諫尤甚大抵散員遷至都諫
則視京卿為掌中物得失交戰故所言必少必平間
奉旨條陳則又獨後官前而言後罔愧也清賜環後
轉右旋轉左一載得十疏時寫本者阻曰數矣曰何
謂對曰散員以月諫左右都以季諫清笑曰我不願
為季給諫

貪疑實

陳啟新以無賴濫筭省垣但諸公所劾贓款實莫須
有謂不如是不足以聳上聽耳然啟新非無欲而人
不敢賄恐以為奇貨故也時奉旨下撫按察奏啟新
已逃後過淮訪之總督史可法止笑云渠貪耳若可
法以為虛則言官給諫姜採等必獲罪若以為實則
所坐數千金誰償或云可法故縱之其妙用也已上二條

補入少司空
陳必謙條下

國朝祭帝王陵寢元魏孝文帝應祭于洛陽之瀍西
而國初禮官失稽誤祭于陝西之富平蓋其孫文帝

都關中故陵在此非孝文陵也清言於禮垣沈允培
疏云魏有兩文帝名宏者蔚然令主名寶炬者政在
宇文徒擁虛器按魏書馮后傳云孝文遷都洛陽自
表瀟西以為山園之所今乃祀於富平是否無誤所
當亟議改正疏奏留中

此條補入往例司
禮監內官條下

給諫傅振鐸臨川人曾具疏云凡招權納賄言清而
行濁者雖日講門戶日附聲氣而亦真小人也凡不
招權不納賄品高而名闇者雖門戶無講聲氣無附
而亦君子也時給諫龔鼎孳面詆其非遂相関一日

鼎孳言及逆案振鐸佯曰能相示否鼎孳出諸袖振鐸故指龔萃肅問曰若為誰鼎孳曰予嫡伯也最無行振鐸一笑

當作北王南史

山東撫軍王永吉戢盜除奸家家尸祝一時譽滿長安有北史南王之稱及北兵入齊地陷五十餘城上赦不誅改總督薊遼召對引罪上諭以圖功及北都陷削髮遁歸其師尚應軫作詩嘲云昔日文山今鐵山文山死節鐵山還又有人續之云更有疊山能蹈死鐵山相遇問誰慙

已上二條補入帝每閱章疏條下

清賜環後疏凡十上而留中者七它疏皆然或疑帝
倦勤非昔時比已見一上諭云為國者為君子為身
者為小人即清國家有兩大門戶疏中語也始知帝
於留中諸疏亦非不覽者

山東勦寇功因中璫濫敘為公論所譏山東總兵劉
澤清上疏辭恩蔭輔臣吳牲擬旨允之語首揆周延
儒曰中璫昨敘功者上旋即處分澤清之蔭尤濫不
可不擬允辭也延儒默然旨下允辭矣澤清銜恨適澤清
遣役行賄刺取兵垣章奏牲同邑給諫韓如愈署兵

垣事疏糾之奉密旨提問諸役澤清慙懼持重幣至
如愈呼使誚讓返其賄甚恨且疑姓指授然如愈實
非聽人指授者後奉差督餉行至山東遇害中道一
騎名楊國柱者指麾如辨云為主帥報仇澤清使之
也初延儒罷給諫曹良直疏糾并澤清行賄清與如
愈間坐曾曰澤清飛揚久非白簡所制若因數疏激
變言官必坐罪不則吾輩奉差往返道經齊地聶政
荆軻之事可為也時不知如愈有疏故云然竟驗如
愈被害日即北都淪陷帝賓天之先一日也澤清又

語疑謂

欲殺侍御蔣拱宸以不值免

已上二條補入盱眙縣陳岐山條下

清差竣返揚州適輔臣吳姓以遣戍歸與同郡進士

鄭元勳侍御喬可聘往謁清先至首言銓曹吳昌時

反覆狀謂近讀錦衣衛招見昌時口供云公稱侍御

蔣拱宸賢夫拱宸以糾昌時通內故忤內稱其賢者

似與謀焉以此下石拱宸并下石公耳姓正色曰不

然此駱養性以憾予故砌耳昌時豈至此語畢元勳

至不知清先有言又言昌時媵阿狀語先得罪周輔

委蛇蒲伏頓首不起姓又正色曰不然此瞋昌時者

所砌耳昌時豈至此語畢可聘至又不知清與元勳

有言復備言昌時貪橫狀某處納賄若干某時納賄

若干言尤力姓訝曰乃爾噫三至投杼矣

此條補入清奉差至

姑蘇條下

輔臣周延儒再召原任光祿阮大鍼逐之江干情甚

摯延儒慮逆案難翻問大鍼廢籍中誰為若知交可

用者大鍼舉原任宣府撫軍馬士英對時士英猶編

戌籍忽起鳳督茫然既知大鍼薦甚感故力薦于上

諸閣臣皆以為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其冠帶來京

一旨即士英手票也

輔臣馬士英以薦光祿阮大鍼為中外所攻甚忿大
鍼亦語人云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耳于是士英
疏攻從逆光時亨龔鼎孳周鍾等大鍼教也

于忠肅謙子應天府尹冕無嗣徽人于嵩冒稱謙族
子得世杭州千戶奉祠後改世錦衣衛侍御黃澍亦
繇徽籍移杭籍遂為嵩後之英謀求改伯冢宰徐石
麒等疏即澍草也清獨以為不可曰以忠肅功即公
侯之非濫而况于伯然非其後獨不見開國功臣廣

德侯華高卒無子納券墓中乎乃以加遠不可知之
族裔耶時中允陳之遴心黨之英又援安鄉伯張興
侄勇世襲例都諫張希夏折之曰勇隨興有血戰功
之英有此否議遂屈

輔臣馬士英初亦有意為君子寔廷臣激之走險當
其出劉入阮時賦詩曰蘇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
世間無若使同房不相妒也應快殺竇連波蓋以若
蘭喻劉陽臺喻阮也

章奏外官由通政司京官則由皇極門寔封奏聞文

書房內員收之例無副本九月間新考選科道內員
忽索副本恐內中有言及馬相公與我內裏底後為
前輩臺省執不與已之然亦足知內臣與權臣之橫
矣

宏光元年正月朔上退朝諸寺人設宴為上慶賀在
某宮值天晦上意不懌諸閹競趨下堂除窗榻上曰
不必除朕此處坐不久諸閹色失聞之政府皆駭為
不祥後果驗

少司馬左懋第等北使為犒師為祭山陵訪東宮二

王蹤跡其奏據探官探視先帝梓宮以三十六人周
后以十六人舁至田貴妃墳土民醵錢四十千開隧
道安厝此山陵局也東宮二王抄有北示云有一男
子自稱太子至周奉家入見公主主為先帝手斫折
臂未死也此人掩面哭公主不相識奉入奏令侍書
朱國詔等及為太子醫癰內官等辨認皆以為非惟
一管池魚內監三五侍衛武臣以為是及見袁貴妃貴
妃云太子有四虎牙牙根甚黑今無此非也發刑部
審云魚池太監進魚入朝侍衛官侍班遙望皆不的

因欲置偽太子死恐真太子藏匿故留之令其父兄
出首此東宮之局也二王杳然後陳洪範歸言皆為
闖殺亦未確

少司馬阮大鍼語人云皇上早朝晏罷何云溺聲色
乃門戶諸奸以此誣蛟君德耳又侍御張孫振云皇
上御諱為十八所云十八孩兒與胡戰者非讖乎此
萬年祚也其相率蒙飾類是御名由崧

少司馬阮大鍼意氣軒鷲侵撓銓政門如市輔臣馬
士英稍和然亦以銓部為奇貨或有未經考授徑補

推知者或有曾經補官命入大選而入急選以便掣
缺者重以文選劉應賓賣官鬻爵恃二人為墻壁張
宰張捷畫題而已或夜榜大鉞門曰闖賊無門匹馬
橫行天下元凶有耳一兀直犯神京又為對曰闖用
牛明用馬兩般禽獸清用銓明用鉞一塊金錢其為
人惡若此

輔臣王鐸初入閣為誓文告闕聖守頗介然其後稍
稍易也喜作詩文中多奇字每客過則出而讀之且
讀且解設宴談無倦色間或解膊揮毫字作龍蛇狀雖

兒童與卒請之欣欣也與後進札輒自稱弟為東平
伯劉澤清作序呼其母為老伯母人謂謙而失體

闖偽防禦使武愷至徐張示謂自為字成為丞避李
自成諱也僉憲郭維經先為廷尉時以刑部未解審
止送招畫題遂題請故動色疏爭駁愷不宜死蓋未
見此示也時少京兆鄒之麟涎僉憲缺峻保國公朱
國弼糾其庇逆遂以此去

上命臺省開列從逆諸官清以總督侯恂名送部給
諫倪嘉慶以恂舊司屬婉解之清曰昔為刑垣時渠

方以司徒坐繫譖者謂予寬刑諸疏皆為伊解免地
故及于謫已賜環北上遇于途見其以奔喪大臣衰
經去體僕從皆鮮華故以當日不孝而疑今日不忠
也嘉慶默然

往例諸臣入朝皆服不一色自先帝即位始命專服
元人以為元北方色也陰盛不祥至是清言于諸輔
謂宜改國初服色為便諸輔諾而未行後卒為北兵
所滅

應天府教授張丁乾罷職回中州籍遇流賊耳鼻皆

被創至是秉銓者憐其流寓補令官每入朝耳鼻皆
以木代觀者以為不祥

左良玉兵半羣盜甚淫毒每入民家索賄用夾板爇
之肥者或脂流于地又所擄婦女公淫于市若入舟
後或注目岸上望父若夫泣則身首立分清同年戶
曹吳應恂先為楚令對清言之猶欹欹若入南都其
荼毒必有不忍言者

湖廣巡撫王驥家居京口質庫徧城內每雞羹一盃
非腿不食庖人必殺三雞充之餘肉皆拋棄又烹魚

時必先置燕窩腹內方食所用木器瓦器皆盡花梨古
窰其豪奢乃爾時北兵告急驥方以巡撫入覲未至
國門已加兵部侍郎矣

江南既陷少司馬懋第左向南哭盡既哀中軍艾大選先

薙髮叩勸懋第早降懋第怒縊殺之其同謀監餉傅
濬懼告懋第勾引齊寇謀危京城攝政王遣兵入院

勒令諸人薙髮懋第大呼曰我頭可斷我髮不可落
時兵部司務陳用極遊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
佐守備劉統五人皆與同志遂俱執送刑部重鍊三

臣旋移水獄七日不飲食逼降皆不應執見攝政懋
第著喪服同用極長揖南面坐見諸降臣列階下大
言責之曰汝誰家臣子作此面孔諸降臣皆跣躄無
以自容攝政數懋第偽立福王勾引齊寇狀懋第抗
言曰我先皇痛罹大變以親以序當立福王何云偽
立山東豪傑皆忠孝有為前者就見我皆勉以大義
亦不係土寇又歷數攝政不郊迎使臣不以龍亭出
接御書罪又言艾大選薙頭勸降應誅曰我血性男
子到此惟有一死耳時攝政指用極曰汝何人亦不

跪用極曰我兵部也三尺童子恥拜異類况我大明
人物攝政怒命捶其頰用極嘆血呼曰士可殺不可
辱攝政復從容曰汝等不怕死皆忠臣也然降當不
失富貴懋第曰薙頭不如斫頭命左右拽出至菜市
口仍遣降臣勸曰先生懼乎懋第曰無問我懼不懼
請問若輩羞不羞至順城門又遣滿官以封王啖之
懋第曰我甯為大明鬼耳將刑顧問五人云何一斌
等皆曰願從死懋第曰好好好好但恐有悔用極曰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五人復同懋第面南叩首泣曰臣心

畢矣遂被殺五人皆爭就死忽沙風四起捲市棚雲
際屋瓦皆飛觀者近萬人咸為流涕其同行門人咸
默徐元敷葬懋第等于白馬寺傍火用極骸骨負歸
崑山故里

光祿許譽卿所納名妓王媿有遠鑿南渡後媿病臨
終以所緘一布袂授譽卿曰我死必亂汝可啟之及
北兵入吳譽卿將遠匿乃啟袂視之則破衣一件碎
銀一包也若宗伯錢謙益所納妓柳隱則一狎邪也
聞謙益從上降北隱留南都與一私夫亂謙益子鳴

其私夫于官杖殺之謙益怒屏其子不見語人曰當
此之時士大夫尚不能堅節義何況一婦人乎聞者
莫不掩口

已上十八條補入
帝廟號既改條下

卷四

賊入宮後出長平公主尸碧血委頓無生理然按之
體微溫嘉定伯周奎昇歸灌米汁遂蘇自是育奎家
清兵入燕後主適周世顯即崇禎時所選將以降主
者也主喜詩文善鍼紉右頰三劍痕即上所擊御臧
獲陽笑語隱處即飲泣呼皇父皇母未嘗不淚盡繼

以血也。以是羸疾懷孕五月以丙戌八月卒。年僅十有七。

闖賊李自成陷京師，誓東滅清。方僭號，傳吳帥三桂已上表請降。止。因闖黨權將軍聞三桂所娶妓陳元色，艾陳元者皇親田宏遇遊南京所攜歸名妓也。田還北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取元去。至是權將軍擊三桂，父襄索元不得，拷掠甚酷。三桂聞之，忿而中改。遂募兵七千，據山海。敵自成自成殺襄家屬，執襄東行。四月十九日攻山海城圍之。又從關西一片石。

出口東突外城薄關門三桂先已召清兵至是趣之
至猶趑趄不進駐兵嶺上高張旗鼓以待三桂突圍
出外城馳入清兵壁中見清九王稱臣髡其首三桂
為前鋒九王居後隊其兄弟號八王十王各統萬騎
一從西水關入一從東水關入于是三桂復入關盡
髡其民開關門延敵自成猶不知是北兵也見辮髮
者驚阻北兵望塵起乘勢攻之自成大敗立梟囊首
懸之旗而返北兵逆擊之闖復大敗奔還棄京師而
奔時少司馬劉餘祐以京師無主攝事三日忽聞三

桂謬言謂奉太子至咸歡迎及北兵入乃知非也出
榜云昔在我國時欲與明朝和好永享太平屢致書
不答致深入者四為事屬既往不必論今雪爾朝君
父之仇破釜沈舟一賊不滅誓不返轍所過州縣若
削髮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抗違者盡行屠戮且
令兵皆屯城上無下掠民遂定

翰林項煜以乙丑入館正魏璫方熾時頗為江南清
議所擯同袍鄭元勳揚州人與同籍最密時翰林文
震孟姚希孟過揚皆先達元勳為煜置酒勸其厚自

三垣筆言 補錄
結納始聲氣自標矣及降闖本色畢露北兵破南京
將抵姑蘇煜過翰林徐汧門語其僕曰爾主責我不
死今死未然汧卒死之煜行至慈谿邑人聞其先從
逆刺入河死

清里居日聞闖賊入宮後搜獲累朝內帑得金銀數百

萬後京師人賈汝壽為清上虞令過清一同年因言
闖賊入宮時悵然曰貴為天子所蓄不過二十萬何
以不亡渠得之耳聞乃知前言誣也一言此二十萬
乃指戶部所儲而言非內庫也

已上四條補入闖賊
自齊化東便二門入

下條

補遺

張獻忠破成都執蜀王將殺之王素仁厚軍民皆為
祈免獻忠不許將行刑雷霆大至行刑者為之請不
許已雷霆又至復請獻忠乃仗劍仰呼曰蒼天蒼天
生我張獻忠殺人乃獨不許殺是人耶一時雷霆俱
息王遂被殺

張獻忠破成都行特科先以保甲法試文士一人不
赴試戮及十甲文士畏罪盡至邛州生徒心知其奸

三垣言
補錄
以為特科特殺我耳歃血不赴者六十餘人獻忠遂
發兵屠邛州錄赴試文士三萬人圍而殺之婦人姦
淫後即以試刃名曰礪石成都所屬三十餘縣人民
盡殲

張獻忠破成都盡斷男子右手積如山至今山谷間
有倩人置擔于肩為糊口計者纍纍不絕其蜀王宮
內錦數十樓悉焚之金銀數百萬悉沈于江

宏光末北兵南下揚城失初亦未窺江也初七日江
撫楊文驄命黔浙鄭兵往瓜及門見辮髮者遂驚潰

江疑兵

無字衍騎下疑
脫兵字

北兵進至江口鄭兵亦極力禦之晚浮棹于江蔽以
帷席中置燈南來鄭兵遙見發火炮矢石不知其誤
我也初八日大霧兵守京口北兵則自上游七十里
七里港渡早以五騎來浙江及鄭兵追之不數里遇
其大眾矢蔽天如蝗飛衆乃不戰而潰鄭兵有船者
入海無船者走丹陽無浙兵奪舟而南黔之騎則走
金陵而鎮江遂降丹陽獄囚越獄村民入掠城中遂
火城外民居北兵實未至也其鎮江城外民居官欲
焚燬兵北止之得全

北兵南下保國公朱國弼等屏人密奏上慨然曰太
祖陵寢在此走安往惟死守耳至是早北兵渡江信
至中外大震上薄暮開通濟門倉皇出狩百官猶不
知但夜聞甲馬聲而已時輔臣馬士英亦不知惟戎
政李希沆先知遂行士英猶後之也百官多遁惟攜
家者瞻顧不能遽行諸門盡閉太息而已

戎政阮大鍼許宗伯錢謙益入閣謂必疏糾納言侯
峒曾銓部夏允彝乃可業具疏稿矣會國亡不果
偽太子王之明屢訊百官皆知偽然民間猶嘖嘖真

也至是一二劣衿為首率亂民擁立之御殿三日又
羣往忻城伯趙之龍寓邀百官入朝之龍斬為首劣
衿三人乃退執之明繫獄廣昌伯劉良佐無拒北意
惟于南門外縱火焚掠百姓恐攻城徹夜驚呼乃議
推保國公朱國弼為留守官之龍密遣使渡江啟請
北兵時諸臣猶不知集議宗伯錢謙益所謙益太息
曰事至此惟有向小朝廷求活耳擬啟送之龍之龍
置不用內庫銀絹米豆服玩弓刀之屬皆被劫罄擄
馬士英及羣黨家又合力勦士英標下兵幾盡初輔

臣王鐸潛遁有識者指罵曰若贖太子辜先帝恩羣
捶之鐸大呼曰此馬士英所為我不與士英秦檜我
岳飛若曹無認飛為檜也衆猶不釋鐸鬚髮盡禿挾
至之龍處洶洶欲撲殺之龍佯下之獄故免室內所
蓄書畫極多與貲俱盡矣

北兵將至城外文臣宗伯錢謙益少司馬梁雲構侍
御張孫振劉先斗中翰宗灝等五人武臣忻城伯趙
之龍先迎餘皆續往時少司馬李喬廷尉姚思孝已
薙髮為僧之龍亦勒之出同謁豫王賜飲食席地噉

之龍靖難趙彝後至是啟門降誠意伯劉孔昭獨率

麾下兵先斬關出走豫王勒各官具花名手本畫卯

不到者搜捕咸加皮鞭點名者輔臣王鐸蔡奕琛者

也已上八條補入
質慎庫條下

附錄

豫王至城外即馳遣騎兵數千往蕪湖襲駕無一人
知者時上已至太平猶寂然撫軍朱大典司馬阮大
鍼入見舟中俱入閣靖國公黃得功見上誓力戰以
報未幾得功兵方四出掠民家北兵突至得功倉皇

出戰初中一矢猶不退繼天貫其喉得功知不濟自
刎死其中軍田雄入上舟挾上降北輔臣馬士英已
先期奉皇太后走浙矣上至南京城外諸降臣頓首
豫王前請無死且求往見豫王曰唯弗行君臣禮可
矣時上戴僧帽著藍布袴馬尋入城諸臣往見一揖
一叩爾上對諸臣泣衆亦泣尋北狩遇害初雄挾上
出降上以齒嚙其背遂成大瘡流血不止日懺悔于
僧具德處終不愈及病甚轉移卧榻肉墜如割僅餘
骨方死雄仕清至浙江總兵後內傳宏光為一國之

君雄有執君之功特加二等侯

輔臣馬士英挾太后渡獨松關沿途淫掠至廣德州
州人拒之攻城入知州趙景和被殺死者甚衆杭州
民聞之懼撫按等先遣官往迎以駐兵城外請士英
至寓臨湖樓外樓五月二十八太后駕至以城中總
兵府為行宮羣臣及潞王往朝入見儀衛蕭條疑為
士英母所假薄暮城中豐樂太平二坊競以爆竹投
樓外樓士英方宴驚起以二樓船艤湖心亭至晚入
朝用精甲百許自衛請太后出服赭一紫衣女官侍

三
五
言
初
終
四

令官吏士民皆入見朝罷傳旨召用在籍諸臣獨不
及總憲劉宗周廷尉章正宸時江北直指彭遇颺適
奔杭命以僉都御史募兵兩浙錢糧一憑取用皆士
英意也翼日宗周與給諫熊汝霖入朝汝霖見士英
詰聖駕何在輒來此士英無以應然猶盼上江捷不
數日司馬阮大鍼中丞朱大典總兵方國安俱倉皇
到則靖國公黃得功兵敗死矣次日請潞王監國不
受太后詔王泣拜終不受惟迎太后入府從撫軍張
秉貞總兵陳洪範等計迎款而已楚藩一鎮國將軍

慟哭解衣冠投地去時江撫楊文驄總兵鄭鴻逵亦
自海入錢塘請王入閩王終不許至十三年北兵突
至士英等方與撫按飲江干急渡錢塘巡撫何綸鹽院李
挺亦行惟秉貞縋城入偕王迎貝勒錢塘令顧咸建
亦佯迎旋遁執至逼之降不從見殺懸頭城上方暑
蠅無集者越月餘貝勒挾太后潞王等北去或曰洪
範與北通許割地封王故王為所欺而降也初上既
失國咸恨不立潞藩時奉常張希夏奉敕獎王語清
曰中人耳未見彼善于此又主政葉國華為清言潞

王指甲可長六七寸以竹管護之又命內官下郡縣
廣求古玩廷尉沈允培嘗曰使王立而錢謙益相其
不支與馬士英何異

江西直指黃澍入朝擬進撫軍何騰蛟為總督己為
巡撫面許薦永州司李吳晉錫為代巡及與輔臣馬
士英詆不勝而歸鞅鞅失望己又革職提問愈怒適
傳假太子至澍陰乘小輿夜見甯南侯左良玉謂拔
營往南可圖大事良玉夙有此志以督撫調和止一
聞澍言從之又念撫軍何騰蛟負中外望欲屠武昌

出子疑符

劫取其印一切文移皆用之聳動人心時民萬餘人
懼為良玉所屠避入騰蛟署內騰蛟坐于門向內坐
聽民入良玉復傳令從署後破垣入舉火焚之匿者
悉死于火騰蛟忽解印付家人出令速出城無為所
得良玉至索騰蛟印騰蛟故覓之肘間不獲反尤良
玉曰何太恩恩致此印失搶攘中耳良玉無奈擁之
去欲與騰蛟同舟騰蛟不可良玉另與一舟遣四副
將守之置舟于後黎明各船俱發騰蛟舟次漢陽門
跳入百丈江濤守者懼誅赴江死騰蛟順流十里許

三
地
筆
言
三
解
印
出
走
之
僕
亦
在
相
視
大
驚
喜
亟
覓
漁
舟
不
知
所
之
說
者
以
為
神
救
也
是
晚
宿
民
家
乘
肩
輿
從
江
右
甯
州
小
路
轉
入
瀏
陽
抵
長
沙
時
監
軍
司
李
吳
晉
錫
以
為
良
玉
在
時
撫
軍
有
權
不
得
自
由
今
既
棄
省
去
湖
南
北
兵
餉
皆
在
掌
握
應
破
盡
從
前
局
面
大
為
整
頓
總
計
餉
數
配
合
兵
數
以
各
省_府
之
餉
練
各
府
之
兵
督
撫
任
大
帥
司
道
任
副
將
府
州
縣
任
參
遊
以
文
臣
理
武
事
則
令
出
惟
行
生
殺
予
奪
撫
軍
以
一
人
操
之
維
楚
有
材
擇
可
為

大將者若而人擇可為偏裨者若而人懸殊格以待
有功則真英雄自出湖南北一帶應設水陸聯珠營
十一砲臺一方有警號砲輒發千里百里皆應所練
之兵孰勇孰怯撫軍不時單騎按行部落即以此程
殿最縻餉者正軍法居守之兵若干征調之兵若干
一紙書集師數萬如是者三年可告成功騰蛟善其
言然卒為人阻格不得行已上三條補入神宗
一日演戲為樂條下
思宗嘗與輔臣周延儒言槌擊紅丸移宮三案皆非
紅丸一案方從哲曾奏不可輕進皇考愀然曰朕勢

三垣筆記
補錄
三
將不起飲之或僥倖得生不飲坐以待斃矣此實皇
考欲進進而稍效又命再進朕與先帝俱在側非從
哲所為挺擊實係風顛移宮尤為不情皇考以先帝
及朕俱失母命李選侍撫養渠愛如子先帝與朕亦
事以母所云氣毆垂簾皆外臣不知內廷事有此紛
紛耳忠賢巨惡王安亦非善類若令得志一等人耳
此學道袁繼咸述於御史喬可聘者後清入京詢之

同官所言皆合

此條見東林列傳所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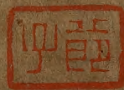
三垣筆記補

右三垣筆記四卷末有補遺附錄明李清撰清字心
水號映碧南直隸興化人大學士春芳五世孫禮部
尚書思誠孫崇禎四年進士官至大理寺左寺丞國
亡後屢薦不起專事著述其紀明季事者凡三種南
渡錄諸忠紀略而外一即是書明史藝文志祇載南
渡錄未及此記徐氏秉義培林堂書目作二冊不詳
卷數此本為陸存齋觀察寄贈繕錄潦草訛奪至不
勝乙并有一則誤析為二兩則誤連為一者爰假周
季貺太守凌子與茂才兩家寫本互勘周本止首二

卷而較多十五條凌本作三卷又附識二卷并有附
識補遺分卷雖繁而篇頁寥寥其中見此卷者僅二
十九條出此本外者轉有三十七條本據兩本抄補
為補編一卷附後計五十二條凡脫文誤字亦多是
正似可為完書矣然考全氏祖望是書跋云其中力
為宏光洗雪孛童季女之誣于龔鼎孳直書其垣中
之過記甲申死難有李國楨記乙酉死難有張捷楊
維垣至鄭鄴一案所言太過云云今惟龔鼎孳鄭鄴
兩事備載卷內餘皆闕如則雖以三本合訂而罅漏

仍不免蓋是書未經剞劂輾轉傳鈔輒多刊落卷數亦分併不一二百年來遂無定本今姑就見存者校第篇目并錄全跋弁首他日倘得足本庶有所考見易于增補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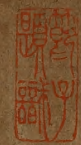
光緒丁丑四月朔大興傅以禮節子識



按卷首自序稱崇禎戊寅入刑垣嗣補吏垣歷轉本垣右工垣左北變後復命金陵晉掌工垣以所記皆爾時筆故以三垣名書各條編次亦以三垣為序乃卷二末已載宏光時事而卷三首忽追敘

崇禎初政初疑其先後雜糅及閱凌本始知卷三已下為附識之文正與序中先舉所灼見以筆之書其因聞而記者猶云附述云云脗合然則三四兩卷當依凌本改題附識方符原本體例各卷中如江南既陷北兵南下偽太子王之明屢訊北兵將至城外豫王至城外輔臣馬士英挾太后渡獨松關六條南渡錄亦載惟詳略小異兩書出一人手固不妨互見至闖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輔臣馬士英初亦有意為君子二條一見吳邦策國變

錄一見夏完淳續幸存錄二人雖與同時而其書
實先出自是此記援引其語惟不詳其出處未免
蹈明人陋習耳越二日燈下又記



浙江圖書館



三
打
言

跋
原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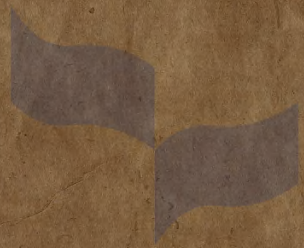


浙 江 圖 書 館

八〇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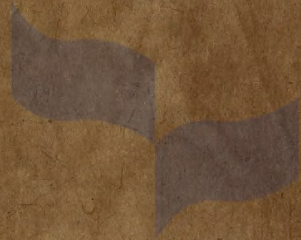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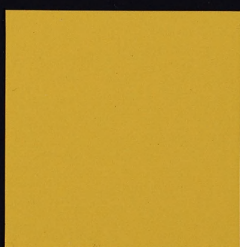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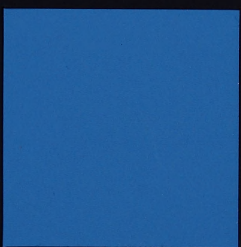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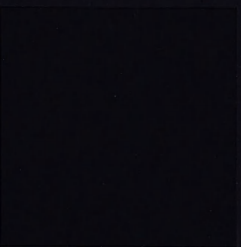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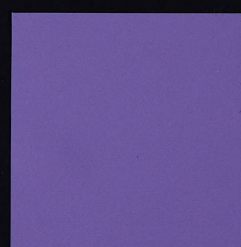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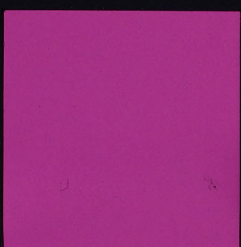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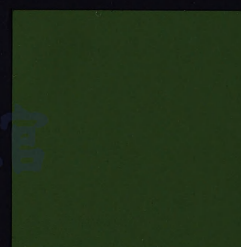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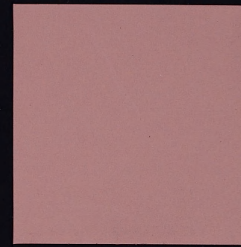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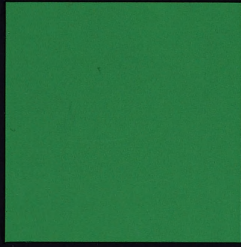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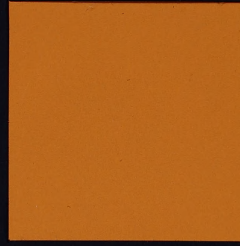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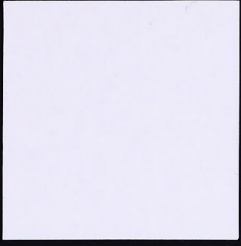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002876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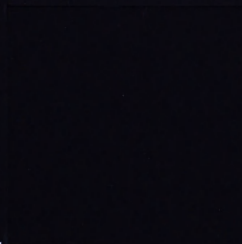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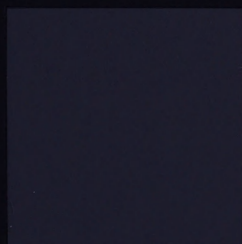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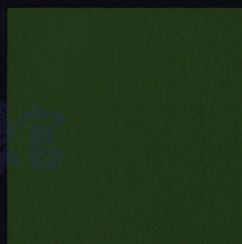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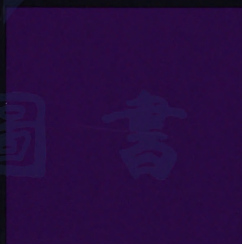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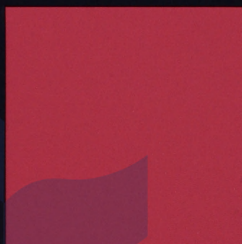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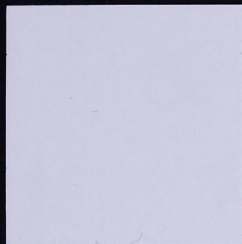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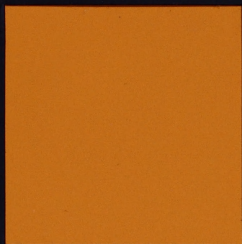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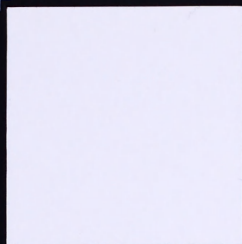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100mm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100mm

浙江圖書館